

袁宏道的《西方合论》净土思想

翟艳春¹, 孙浩然²

(1. 贵州民族学院 美术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2; 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市 100872)

摘要:《西方合论》是袁宏道净土思想最完整的体现,在净土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方合论》总叙为十门,主要从建立理论、修行实践等方面对净土思想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袁宏道;《西方合论》;净土

中图分类号:B94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82(2007)03-0032-03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公安派”文学领袖,在晚明文坛上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而独树一帜。袁宏道也是万历后期著名居士,他的佛学思想经历了从禅宗到净土宗的过程,《西方合论》则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性著作。全书以华严教判释净土,选择华严与净土配合的净教结合方式,远绍唐宋以来的禅净调和论,提倡禅净双修。《西方合论》总叙为刹土、缘起、部类、教相、理谛、称性、往生、见网、修持、释异等十门,分别从对净土的诠释、建土因由、往生门类、判经、判教、修行、辟邪知见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一、净土理论阐释

1. 建土因由——缘起门

人生皆苦是佛教基本教义,知苦而生厌离之心,这不仅是众生学佛的根本,也是佛陀建土的因由。“夫生死臭秽,逾于鲍肆;众生贪嗜,倍彼蝇蚋。诸佛为鬻香长者,见一辈人天没溺浊海,能不惻然?是故阿弥导师,广开香严之肆;释迦慈父,确指净域之门。尽大地无非贫儿,一佛号便为资本”^{[1](P382)}。袁宏道一段话说出了西方起教的缘由,比喻贴切,警人甚深。

袁宏道在分析诸因素后,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净土的原因总括为十种。一是讲佛陀为救众生出离火宅、棘墙,所以在三界狱外建一净土,安引众生,这也是如来现世的因由。二是诸佛与有情乃互依而存,离众生则佛果不成。袁宏道分别从佛成就时的因、愿、行三方面来论述弥陀与众生血脉相连的宿世因缘。三是说明了诸佛是在成就众生中,成就佛果。“是故当知一切诸佛取佛果者,依于众生,若无众生,佛果不成”^{[1](P383)}。四是说众生无染的心性既为佛性,没有差别。这里袁宏道以同一金属做成溺器、钗饰为例,说明虽然器物用途贵贱有别,但本性金属是一样的。五是说弥陀为投世人所好,恐其畏难,道心退转,所以施設净土

而作为方便法门。第六说明了自然界的生、住、异、灭,器物间的成、坏、住、空,无一不在变异中,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所以弥陀以无常为药,呵欲为空,起建净土法门。一直到第十种原因,其旨皆在说明净土综摄众门之法,依自力、他力相结合,持一佛号,顿超三界,证入西方极乐世界,实乃方便中的方便。

分析袁宏道所列的十种因由,我们不难概括出阿弥陀佛建土的缘起:以弥陀慈悲为内因,以众生的趋求为外因,以净土的殊胜为增上因。

2. 独彰弥陀净土——刹土门

袁宏道详细划分净土为十种,以“摄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议净土”为最胜。其净土划分的基本构架主要是仿照唐代李通玄的华严判摄方法。李通玄以华严宗的立场,把毗卢遮那净土(莲花藏世界)推为真正实说报土。而袁宏道主张的是弥陀净土,所以他在分别论述十种净土高下的同时,把弥陀净土改为“摄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议净土”并推为首位。他认为无论是毗卢遮那净土、惟心净土、恒真净土还是变现净土、寄报净土、分身净土、依他净土、诸方净土等,都有或权实之别,或暂常渐顿之别,或是存在不够普济的缺陷,相对西方弥陀净土都不完满。比如变现净土,袁宏道论其“彼天虽云无漏,未若莲邦直出三界。何以故?在色究竟故”^{[1](P383)}。分身净土的不足则在于:“虽彰一佛之报境,未具摄化之义。佛分上即有,众生分上即无,未为殊胜”^{[1](P383)}。以至诸方净土或“未闻无动有普引之言”,或“严净不如安养也”,都有漏处。只有“摄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议净土”,即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才是究竟不可思议的究竟圆融国土,此土之美妙至胜,非语言文字能尽。

袁宏道在力排他论,奉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为至尊的同时,还利用了华严“一多相济”的原理调和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与毗卢遮

那净土。《西方合论》曰：“夫毗卢遮那，此云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即无量寿表义，岂有胜劣？只因如来为一分取相凡夫故，说有阿弥陀佛在于西方。亦如大云经中阿弥陀佛告一菩萨言，有释迦在于娑婆世界也。夫当释迦为主，则释迦遍一切，而阿弥陀为所遍之一处；当阿弥为主，则阿弥遍一切，而释迦牟尼为所遍之一处……以是义故，自他不成。自他不成，即自亦遍一切处，他亦遍一切处。岂定有他方可执。是故西方毗卢非自他故。何以故？毗卢无不遍故”^{[1](P390)}。袁宏道还借用《华严经·兜率天宫菩萨云集赞佛品第二十》中月映万川的譬喻来解释：“譬如净满月，普应一切水。影像虽无量，本月未曾二。如是无碍智，成就等正觉。应现一切刹，佛身无有二。非一亦非二，亦复非无量。”月影本无二，一月影即是一切月影，一切月影亦即一月影。所以一佛即一切佛，一切佛即一佛。在这里袁宏道巧妙地运用了华严宗“一多相济”的原理，把毗卢遮那净土理解为阿弥陀佛净土，消解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既然诸佛法身无二，一切净土，法性平等，没有差别，那么又何必舍万而求一，偏许西方弥陀净土呢？袁宏道的回答是：“孔子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至哉言也。无量法门，一以贯之矣”^{[1](P392)}。又说“十佛刹海，净秽无别。只因众生行业有殊，诸佛化现亦异。或权或实，或偏或圆，或暂或常，或渐或顿。一月千江，波波具涵净月；万灯一室，光光各显全灯。理即一谛，相有千差”^{[1](P392)}。从上面所引的两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从义理上言诸法本体为空，是平等寂灭的。佛的法身没有差别，所以念一佛，亦即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生一净土，也就是生一切净土，这是袁宏道“一以贯之”的枢纽。二是从事相上来说由于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诸佛示现的净土也有差别。再者众生之心本来就多散乱，难以专注。若再分心一切净土，恐更难成就。正如《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所言：“虽知诸佛国，及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袁宏道既然千方百计推弥陀佛净土为最，那么此净土的殊胜之处何在呢？为此他在刹土门的最后论述了弥陀净土超越其他净土的五种不可思议表相：“一身土不可思议，二性相不可思议，三因果不可思议；四去来不可思议，五毕竟不可思议”^{[1](P392)}。五种不可思议从分别从身土不二，性相不二，因果相续，究竟稀有，来去不二等几个方面彰显出了一个至圣、至妙、至圆的弥陀净土。

3. 净土内在理论依据——理谛门

在理谛门中袁宏道又详分四门：即相即心门、即心即相门、非心非相门、离即离非门，并从义理上对净土法门予以阐释。在此袁宏道借用了华严的心性本体来做其净土论所标示的实相净土，从而净土三经所描述的西方净土已被心性本体所替代。“夫心是即土之心，土是即心之土，心净土净，法而如故，此语岂非西方注脚？”^{[1](P393)}“坐落于华严立场的净土论，对净土不仅在理观上加深加广，也开拓了净土法门的视界”^{[2](P195)}。

即相即心门。袁宏道引经据典将“心”论述为能生的本体，即所谓心生万法。“三界所有，皆心所作。何以故？随心所念，悉皆得见。以心见佛，以心作佛。心即是佛，心即我身。心不自知，亦不自见，若取心相，悉皆无智。心亦虚诞，皆从无名出。因是心相，即入诸法实相。是故当知，心外见佛，即成魔境。何以故？以心外

无一法可得故，以心性无外故，以一切十方三世诸法皆不在心外故。若达心外无法，则魔界佛界，以一如无二如故”^{[1](P402)}。袁宏道认为宇宙万物皆可是心的所生物，同样净土亦唯心所变现。至于土的秽净亦取于一心，所谓“心净阿鼻既是净土，心不净净土既是阿鼻。”在论述这一点时袁宏道又以心如工画师造取诸色为例，说明了即心即土，心佛不二的道理。

即心即相门。在这一门中袁宏道从“假有”的角度出发，运用中道的二谛观，说明了净土法门体用、性相之不二，摒斥了常见论与断灭论两种邪见。“诸佛说法，不离二谛。经云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成就一切法者，世谛诸法也；离诸法者，第一义谛无相也”^{[1](P403)}。修持净土法门是为了教化众生，令人人皆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为二谛融通之论，在这里成就世谛法与第一圣义谛并无矛盾。

非心非相门。袁宏道从真谛言着力论述了实相念佛法门之“坏本绝本”。袁宏道认为诸法自性是空，无有体性，不可念于一相。“所谓无相，是名真实念佛。又止观明念佛三昧者，当云何念？为复念我当从心得佛，从身得佛。佛不用心得，不用身得。不用心得佛色，不用色得佛心”^{[1](P403)}。这段话说出了实相念佛的真谛：“一切法本无所有，坏本绝本，若如是念者，是名实相念佛之门。亦名绝待门”^{[1](P403)}。

离即离非门。在此门中袁宏道多以譬喻的方式论述了身体的虚妄不实，最终得出“念佛三昧不可思议，如普贤毛孔之不可思议”^{[1](P404)}的结论。

“如上言心言境，言有相无相者，皆是思议法。若入此不思议解脱，即知一切分别念佛皆为戏论”^{[1](P404)}。可见，袁宏道在此四门中分别以有无、性相、真俗等理论范畴，证明了西方净土之真实不虚，不可思议。

二、净土修行实践

袁宏道用大量的篇幅在前几门中通过综合、对比，从理到事描绘出了一个庄妙无比的西方净土世界，使闻者无不心生欣慕，以求往生。佛教历来是重视实修的宗教，所以在《西方合论》中，袁宏道综合先贤之论，总结出了五行门和十种修持法门。

1. 净行资粮——称性门

在称性门中袁宏道纵观大乘修行类别，以为其总入一行，“譬如五色至玄而亡，万流以海为及者”^{[1](P404)}。在袁宏道看来净土无疑就是佛法的“至玄”、“为极”者，是佛法修持的根本法则。

首先袁宏道把“信”列为第一资粮，是入道之基，也是莲宗的根本，正如《华严经·普贤品》所言：“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断除疑网出爱流，开示涅槃无上道。”佛教各个门派都把信作为入道的正因，然而却多为泛泛之论，缺乏一套与信相对的系统行解方法。袁宏道针对莲宗之“信”，提出了修者对阿弥陀佛生起的五种信心。“一者信阿弥陀佛，不动智根本智，与己无异……二者信阿弥陀佛从发愿来，那由他劫内，一切难行难忍种种修习之事，我亦能行……三者信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神通，及成就无量愿力等事，我亦当得……四者信阿弥陀佛不去不来，我亦不去不来……五者信阿弥陀佛，修行历劫，直至证果，不移刹那。我亦不移刹那，位齐诸佛”^{[1](P404)}。五信充分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与佛性本无二致，架起了信仰者和被信者之间的桥梁，缺乏正信，

不可能深入佛法之堂奥。

袁宏道又在其后的止观行、六度行、悲愿行、称法行逐一讲解,使普通意义上的五信彻底化为净土修学的资粮,成为可见、可行的修持方法。

2. 净行实践——修持门

佛法讲究以修为本,闻、思、修三者相结合。通观“修持门”可见袁宏道的净土实修方法和次第:以净悟为思想先导,以信愿为行履指南,以念佛、忏悔、持戒为修持方法。

净土法门以其简约而流行于世,属于“难信易行道”。人们只需信佛因缘,愿生净土,念佛名号,便可以乘佛愿力而往生彼国。《西方合论》也认为念佛一门能含诸行,因为念佛是一心法门,而心外无法无诸行,所以诸行摄于念佛。同时念佛亦不废诸行。何以故?“若废诸行,即是废心故”^{[1][P414]}。念佛至为简便易行,此外行者仍需一些其他的必要实践。所以袁宏道在修持门中还总结了十种修持法门。

总言净土宗之修持,当以“信、愿、行”三者为纲要,袁宏道的十门修持法亦不出此范围。其中“净悟门、净信门”体现信的范畴,“净愿门”属“愿”,至于“行”,袁宏道则分别在净观门、净念门、净忏门、净戒门、净处门、净侣门及不定净门中予以论述。

《大智度论》卷一曰:“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尤其是修行净土宗者,更是以信为先导。袁宏道以为“信”应是建立在“悟”基础之上信,此方能称为“正信”。所以袁宏道立“净悟门”为净土十种修持门之首。对于悟的重要性,他说:“悟是迷途导师,如人入暗,当燃灯炬,悟是净国图引;如人行远,当识邮程;悟是诸行领袖,如人冲坚,当随将帅”^{[1][P414]}。其后袁宏道又列出十悟以探玄发微。“一者,悟能了知即秽恒净,不舍净故。二者,闻净佛国土不可思议,不怯弱故。三者,知毕竟空中,因果不失,止一切恶法,不更作故。四者知彼土不去不来,此亦不去不来故。五者,悟佛身量遍满虚空,众生身量亦遍满虚空,如地狱业力,一人亦满,多人亦满故。六者,闻阿僧祇劫无量诸行,如人说弹指顷事,不惊怖故。七者,修十善三福,不住人天故。八者,如觉后忆梦中事,不作有无解故。九者,如眼见故乡信不信,不可得故。十者,知法无我,顺性利生,直至成佛,无疲厌故”^{[1][P414]}。此十悟在净土法门的修持中尤为重要,对于“悟”本身而言,袁宏道不仅视其为手段同时视之为目的。袁宏道举例说“此方有远公、智者、永明等,以证悟往生”,历史上莲宗高僧大德因证悟而往生极乐世界的故事成为袁宏道净土理论生动鲜明的注脚。

大乘佛教的愿力,可以在“上求下化”、济苦救世的精神中表现出来。所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药师如来的十二大愿,观音的悲愿,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

佛”的宏愿,都是在自利利他中得以实现。愿心在净土法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若无愿心,则无从感应自佛身而来的摄受力,割断了自力和他力的联系。所以袁宏道在净愿门中也举出了发愿的重要性:“作福无愿,无所标立,愿为导御,能有所成。譬如销金,随师而作,金无定也。如佛所说,有人修少施福,修少戒福,不知禅法,闻人中有富乐人,或闻欲天、色天、心愿乐者,命终之后,各生其中。菩萨亦如是,修净世界愿,然后得之。以是故,知因愿受胜果”^{[1][P415]}。

袁宏道所列的其余几种修行门集中反映在“行”上,是净土修行的落实之处。因其创见不多,与八正道、四摄六度等相类似,此处不再详述。

《西方合论》是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冬袁宏道32岁时完成的净土著作。全书以华严为理论构架,融汇众说,摄禅归净,深得净土宗学人推崇。“《西方合论》一书,乃借净土以发明宗乘。因谈宗者,不屑净土;修净土者,不务禅宗,故合而论之”^{[3][P162]}。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西方合论》可视为西方净土理论之集大成者,气势壮阔,精宏渊博,明显开拓了净土之视野。无怪明末高僧智旭在选定《净土十要》时,收其为唯一居士著作;台湾圣严法师在《明末佛教研究》一书中亦谓此著“乃明末净土诸书中最具气魄的一种”。

此外,在实践修行上,袁宏道禅、净、戒并重,以其自身的学佛进路标注于世,并通过他在士林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晚明诸宗归净和佛教世俗化趋势,在净土宗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一句弥陀,天下披靡。所以净土法门独盛,人皆偏于念佛往生,送死度亡。”净土信仰从入华之始便以其倚重他力、简便易行、带业往生等特点倍受普通信众青睐,显示出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所以晚明佛教从“狂禅”到净土的归向不仅可视为晚明佛教全面复兴的重要表征,同时也可视为中国佛教世俗化的逻辑完成,甚至对近代的“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也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袁宏道.西方合论[A].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七卷[Z].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社,1990.
- [2]周齐.袁宏道净土归趣略析[J].佛学研究,1999(年刊):185-190.
- [3]袁宏道.珊瑚林[A].周群.袁宏道评传[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文 锋)